莊子通義

刻莊子通義引

宇宙無涯乾坤無朕貿貿焉群生相[illegible][illegible]無窮不有淳古先覺察其主張綱維之物而示之人則最靈之賦參贊之能滔滔醉夢而莫知其形之弗踐之可恥也莊子樂天憫世之徒學繼老列嘗與魯哀公論儒道公謂國無其方郭子玄稱其文為百家之冠厥有指矣或乃以其

陳改刊

命辭跌宕設論奇險遂謂其荒唐謬
悠與詩書平易中常者異而擯黜於
儒門不知其異者辟也不異者道也即
其發徵唱幽尚真恥跡之多方盡道德
優裕之後用易而藏其用肆其才而游於
藝于以寓其順世閑迷之心者也然則詩
書固經世之準而三子則立命之方立
命達於人人經世存乎一遇安得守此而

棄彼乎是故求文辭於先秦之前莊子而已求道德於三代之季莊子而已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欲見天地之心者必不忽莊子好古畜德者必不訝莊子是用通其義而托諸梓祈與若人者共答莊子之賜

皇明嘉靖庚申蜡日靖江朱得之書

讀莊評

君師之道尋跡而不幸性則賊已有跡可尋則賊人莊子之學由靜而入極虛而安蓋祖巢由而宗老列嘉堯舜披孔顏悲龍逄比干夷齊而孩管晏者凡其不滿先聖者皆以天機未忘所務有跡時也故三十三篇皆以掃跡為義

莊子享用只是自然其靈昭之地真見天地之性人為貴者觀其契躍鱗之樂於濠梁

鵷腐鼠之嚇於霄漢其所蘊可知矣

莊子意本尚無此數萬言有也何所從來乎

曰言其無言知其無知乃爲其無爲也蓋

無者天之體希天者非虛不能無非靜不

能虛故靜則用功之始而無則本體之全

其曰聖人之心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又

曰陰陽和靜皆言用功非成功也

老莊論性以虛無爲指蓋就人生而靜以上

說故謂仁義爲有情有跡不足以盡性

隨意出詞絕無結構莊文也如曰其生也有涯知天之所爲之類在他人則不如此開口外篇雜篇疑或有閒於莊子者之所記猶二戴之禮非出一手明目者自能識也如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弑君孔子請討魯國之儒一人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篇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卽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末篇稱鄒魯之士當

在長卿已後者所爲也大抵此籍多敷演老子之言以發揮其精神者

莊子只是有垂訓之心故其爲言時有播弄處欲人愛其文之馳騁而誦之因以漸見其所指耳其自謂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倘又曰其書雖瓌瑋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諔詭可觀也此

乃後人表揚愛信之意

先輩嘗言莊子之書不易讀又曰不可不讀謂造詣未同則不能通其意無莊之造詣虛生浪死也

莊子亦周末文勝之習今觀其書止是詞章之列自與五經辭氣不同然其指點道體天人與同處却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故從事於心性者有取焉

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

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斷斷乎非莊子之言矣

列莊之書初讀之知其愛生旣而覺其不苟生不苟死余非不知其爲今時所屏慢特惜此老一段精神惻怛慷慨後世鮮察之耳陳同父謂世間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此書林尭叟謂此書自當獨行於世余惟心性之學孔孟以前天下猶同風而人之所造或不同則以欲速見小眩之也然而

深造自得沿來嘗絕響秦漢以後功利酖毒舉世顛瞑馬班韓柳之風相為馳煽藻繪雕刻日深日繁可以山積海藏矣有志之士鼎沸其心思困憊其精力竟不得古德之末階余悲康成之徒而思反朴還淳世間嘗閱之而有覺其與孔孟相發者又自疑其一人之見也縱觀古註互有得失亦未免於一人之見蓋學未齊莊意自不能盡契言有盡而意無窮焉知莊子之意

果若是乎否也是以據所見而爲之適亦所以見莊子非枯寂之學後世猶有知其言異者其本文詞旨明白前賢訓無遺義者不復贅說惟事理可以意會不必分解乃爲衆說狂馳不得不辨者故復費辭而不諱如門無鬼論舜武章金鍾之類是也

或謂二氏之書不當以儒者之學爲訓竊惟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初無三教之異術

夫方言異而意不殊鍼砭異而還元同

苟不得於大同則父子夫婦亦有不同者
孰知自私用知之爲蔽而潰裂夫道哉
褚氏伯秀義海纂微作於勝國時因避地遺
于滇南其自敘可考也余同門友錢塘王
雲谷潼游覽四方歷三十年窮鄉絕島莫
不探陟嘉靖初至彼見之手錄以歸乙卯
疾將革以授余曰煩兄圖廣其傳毋使褚
氏之心終泯也今刻從其情得失不易
字信褚氏信雲谷也

修詞立其誠學問之全功也褚氏以前諸解多主立誠令通義略兼修詞者蓋欲習詞章者知反於性道理心性者知謹於詞氣庶乎先哲啓後之心而後世愛而傳之之物也

讀莊評終

莊子通義目錄

褚氏義海纂微其篇目自擬篇目自爲後序今刻既附其籍因亦附註其目於篇目之下并存其序於後閒有脱舛重出俱仍其舊

內篇

卷之一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卷之三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　真人行

南伯子葵問女偊　不遯化　得道妙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才道相須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死生友　相忘友

顏回問仲尼孟孫才　无情死

意而子見許由　游道域

顏回曰回益矣　坐忘

子輿與子桑友　推極委命

應帝王第七

外篇

卷之四

黃帝立爲天子 无爲民化

雲將東遊過扶搖 恃勝任道

世俗之人 恃後處先 道无不爲

卷之五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

夫子曰道覆載萬物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

黃帝遊乎赤水

厲之人夜半生子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積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

老子曰夫道

桓公讀書於堂上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卷之六

雜篇

卷第七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楚王與凡君坐　治身保存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冲默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神解

齧缺問道乎被衣　常道

舜問乎丞　可得

孔子問于老聃　中極

東郭子問于莊子　道无不在　无有一際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　得道秋豪　淵之又淵

徐無鬼見武侯　修誠

黃帝將見太隗　放心

知士無思慮之變　樂宥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　謬妄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　亡質

管仲有病　公舉

吳王浮于江　戒驕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　[illegible]名

仲尼之楚　貴默

卷之九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行修 趣高 樂道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子張問于滿苟得　羞辱　廉清

無足問于知和　避世

莊子通義目錄終

莊子卷第一　吳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內篇

逍遙遊第一

大觀而不見世世順天而不存我此逍遙之游之旨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反）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音謁）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一作鳩）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漸歸人一望）莽蒼者（設喻遠近之趣不同）三飡而反腹猶果然（充實）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此蜩鳩）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亦猶）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大芝晝亦名日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寒蟬）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木名）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壽）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可憐）湯之問（引證）

棘也是已。窮髮（其旨不毛?）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長）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飆曲轉?）而上者九萬里。絕（無）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小澤）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承上之飛乎高也。以喻人事見其大小之指?）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笑貌）

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雖然。猶有未樹（自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飄然）善（美）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頻頻）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猶賴）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天惟無體而大至人無己乃所以為大也）神人无功。聖人无名。

朱 通義 野馬塵埃指鵬在太虛中人之仰視者若無可見惟濛濛然不過野馬塵埃之微

爾其飛也亦猶萬物之以息相吹也此形容天之大言外見道眼之大膚齋口義謂天之蒼蒼三句言人目力既窮上無所極故但見濛濛然而已鵬之飛也既極於高則其下視人間亦必如此濛濛然也水之積也不厚爲下句厚風載翼之喻蜩鳩譏鵬喻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三餐三句又取譬以爲鵬鳩之證小知大知結上鵬鳩小年大年生下一段譬喻又是文之一體朝菌暮生於糞上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又安知有晦朔也蟪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此亦寓言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爲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慕之而不及亦是小而不知大也知效一官可辦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德合一鄉而使入歸向也德合一君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爲自足者

如所謂之類宋榮子則舉世譽之而不加勸沮視彼三士但見可笑蓋其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也彼旣知內外輕重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爲事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御風行空半月而反飄飄然無礙其視修身求福者又不足言矣列子御風雖免乎行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者夫乘天地之眞機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前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有迹無迹之分者是也此上篇分二篇惟湯之問棘也是已一句或以爲上篇結句或以爲下篇起句鄙人詳玩以爲後篇即前篇之結自窮髮至辯也一百十七字非子意其鯤鵬之論非臆說非怪誕故引列子之文以證之所謂重言也蓋以此小大之辯也一句結之自知效一官以下意脉徑續悲乎之指者不當分二篇若叅窮髮之上增其謂二字其意婉然其曰乘天

地御六氣即易傳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篇末至人無已三句諸解皆未的確推莊子通篇之意不無差等蓋以爲無名者尚有功無功者尚有已德至於無已則功名何存聖有可名神則忘形至則無知蓋曰至人無已無待者也神人無功御風泠然有待者也聖人無名譽不加勸非不加沮者也

[illegible]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者也北主滯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烜氣所以長養萬物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祁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鯤潛鵬化靜極而動摶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耐在乎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病列國戰爭習趨陷陋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爲能掠取聲利爲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爲遠大

之驗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遥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鯤鵬以強名使學者始因物而明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遥而世俗冥迷忘真逐僞當生憂死處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遥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物化其變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噓適所以相

吹舉而莫足爲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爲逍遙遊也故以冠經之首其間怒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於條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萬物稟乎天地者也自一氣分而爲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雜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爲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爲此哉蓋圖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爲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

苶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
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
免爲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湯之問棘句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
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
上文靈椿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
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
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
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
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
欲實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
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
海天地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
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
語觀者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爲結
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
非立言之體也故借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
其疑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

夏大德

爲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鯤鵬之論不在重釋知效一官行比一鄉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爲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爲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爲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遙遊首章大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測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已私易械貴乎忘已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已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爲不多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

之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厲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忘己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儘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一句敘事〕曰日月出矣〔下論其識〕而爝〔狀〕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入事〕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出權〕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歸位〕天下許由曰子〔設法〕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　伏　錯綜句
无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　出
俎而代之矣　庫庖

逍遙 夫子立而天下治猶言聖人作而萬物
覩歸功於由也此言由既出世天下化其道
天下自治非我之功而我猶冒為天下主深
自愧也堯稱許由無為之指也由之答堯意
含有為也老子曰昔嘗有治天下者哉語意
亦若此由以為受之是為名也不為實也名
者外來之物非我所固有者將焉用之鷦鷯
偃鼠在廣大之中取於自足亦何所用於廣

大即此安分自足之風天下所以感之而治不待於有爲之迹也末二句以庖自比以尸祝比堯言治天下如祀神黍稷非馨明德惟歆庖人雖棄其事而尸祝之誠足以格神足以此庖矣又何𣅳𣅳於庖人之所務哉摶俎應庖事蓋歸功於堯也

發治序 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貴道德後已先人眞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之梟薄邪堯以爵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從侈富貴哉惟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將焉與哉非讓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眞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

道之卷舒時之泰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俟歷試而畢以代已使由播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翛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授之天下亦未爲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爲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爲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已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爲之季世薄俗乃有擬倫背理而妄希代者不幸是稃不泚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絶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

世遊文資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其迹[illegible]聖揖遜之迹觀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啓頼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賞往而不反顧吾驚怖其言猶河漢天河而无極[illegible]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山名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室女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誑之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省反　然喪其天下焉

往而不反謂任意放言而不內省也逕
庭路徑庭庭院也言其動靜長短之不同也狂
而不信以接輿爲狂而疑其妄言也神凝使
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蓋神存而過化則因物
賦物物物各得所太和充塞於宇宙間故臻此
也猶時汝與孔子時其亡蛾子時迹之時同
言就汝所可及而語汝也孰肯以物爲事比
前以天下爲事意進一層與孟子論伊尹大
小皆不動心同義四子即是許齧王被後篇
可證不必强爲他說汾水之陽一句意屬下
文言堯既見四子之後雖居位而忘位處富
貴而忘其富貴也鬳齋口義謂心無見識猶
聾瞽然至德之人周遊物表而世自治豈若
世人弊弊然用知力以求乎治哉水不溺火
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宋人章甫云云
謂其所言廣大世人淺見不足以語此堯治

天下古今第一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矣乎

[illegible]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奧祕學難窺詳前諸解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祕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挈羣生俱登姑射同爲逍遥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玆誨不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所推廣餘意詳釋下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泠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淩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己以及物之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

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絕垠之外則所以神人者益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借見此章而聞者以爲狂而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義實同滑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諸併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聾瞽者謂無此理虛齋趙氏以夫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肩吾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扇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惟尊之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邪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之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

迹觀其內外異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迹遙也成法師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迩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呂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爲哉又解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倪被衣而不爲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爲事者也夜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淳焚不熱河冱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不害禽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天山不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眞人此四人者

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之道故云性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志天下者無寄托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怠之愈寘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吳傳註自迹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內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窅然四達遠在遼絕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意無不貫矣我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藐姑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迹若有爲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逍遙也已上四解諸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庸齋實爲理勝范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爲物恍惚窅冥難以

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畫今據經意擬爲之說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道蓋出於齧缺王倪被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爲往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𦕈之喻此道古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汾水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遠求沓然喪其天下棄如敝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終有所郛散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㫺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音枵）然大也。

（半瓠）（濩而大也）（平）（重）

吾爲其無用而掊之。擊破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裂 世世以洴 打

扶經反 澼音僻 絖音曠 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

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

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

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 將水以藤之

瓠。何不慮 思度 以爲大樽 浮水之壺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洴澼絖未爲不善用藥也不龜越難雖良藥亦終洴澼絖而已茅塞之心則滯於一而不能物物也此篇言用大順其材也後篇言養大順其性也

■造化生物盈天地閒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遇材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爲非物所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未陳䑛胾之散未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瓠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驚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爲用哉宜惠子怪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閒耳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蘊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惟不

能成其大用而又掊擊暴殄之何斯獘之不幸耶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嫌其大而不欲剖爲室家之用當思全之而爲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獘之無用適爲妙用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蓬塞其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通義 此言抱道者無適而不逍遙雖若無用於世亦不買禍於身惟不買禍風動而偹成其爲用也大矣彼役役歷勞者茫然於禍福之機胥溺而不悔至於福之爲禍者又孰覺之哉此旨於養生者爲易見若主於修德當察無用之旨若謂意甚於無用而后能見物之情意安於無用而后能免物之累是尚有意也惟無意而後可語乎無用其曰無何有廣莫云者言何有則已無矣而何有亦無之言廣則遠矣大矣而廣亦莫之見不可形以

也殆無跡無涯之稱乎惠子兩問猶存吾之不信莊子之答則進於連叔者惠子戲莊子大言之無用非譏也莊子喻以物之在世器譏大小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知其爲大矣而復戲其無用功利之毒有以蠱其心也即莊子過惠子之墓而興思則其交誼非淺淺者愚故謂之戲而非譏也

蒙引 惠子又以大樗擁腫不中規矩譏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慧死於機辟斄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爲而入無爲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遙遊之本旨也

蒙評 總論逍遙遊篇敷叙宏博引喻高遠辭源浩瀚意趣卓絕使讀之者若御泠風

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眞所謂超象義徵重關解粘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捷徑也伯秀不揆荒蕪槩陳管見復於篇末爲之統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逍遙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氷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倘非燭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爲得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物外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矣此北冥之鯤化而爲鵬摶扶搖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殊而淪失遂與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已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險入

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界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絕務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看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粃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總論 逍遙遊乃一書之大旨褚氏於卷前標列以順化逍遙無為逍遙推變逍遙無名逍遙無功逍遙無已逍遙適物逍遙等名並指此一篇而已蓋一書每篇之中各有一意只是闡明道體之大能體此道者無入而不自得不以世運汚隆干於太虛之體耳若夫蜩鳩斥鷃滿天下樗櫟狸狗之甘心自古皆然者又何怪乎鯤鵬之駭聽見笑而瓠樗犛牛之無隙賞也而況太虛其度者乎

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衆論也齊之者合彼此是非而一之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吁 嗒焉無心之貌 似喪其耦。偶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音姬 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
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
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

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
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
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烝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

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神禹知此豈聖者哉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比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殼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又原也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真僞之故是非之故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

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天籟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壹累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巢音序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天與衆狙皆三不然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

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

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

而不成。五者园(音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欲看之而不忘則欲伐之心所以不化然必見其瑕而不見其瑜

旨義 心形對舉為耦故曰吾喪我吾者我之心我者吾之形此一句是齊物之樞通篇種

種皆明此義入於無所知而巳無知則物論齊矣方類也籟之可見者也人籟之類甚多言此竹衆一端耳不詳者人所共見可推也皆共自取怒者一句該萬竅以為自能取聲而又知有誰者為之邪說字與自已應正指天也籟可言聲而非聲可盡凡有題露處皆可言籟溺言人之小使不可復此日消之實迹其厭也如緘厭飲之求如緘滕然率不可解也老洫老於溝渠猶言老奸也可行已言天行之妙人皆可體之於身然信於心自不可見以此朕有情而無體也情作爲也成心有見而不化也我成乎心昏而無所見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丑奈何哉七十六字只形容有我之偏雖非天籟亦天籟也以明者指人心虛靈知覺而言非指天理大學明德是也何謂朝三云云與湯問棘一段文法相類而行謂是者是之謂非者非之彼或變而反之亦姑從而許之是謂和之以是非也此以

善養人之方在善用而已老子曰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此其旨也未始有物者一氣混溟之時或謂其指太極之前則太極無前也未始有物其次有物其次有對其次有是非此第世道之降亦有不得不然者故曰是非彰道以虧則太朴之喪也然而喪亦不可喪者性天在人不可泯也養其性存其朴此莊子之學也昭文師曠惠子發揮爲壹之證有始也者有有也者二條不是兩平乃承上一串說下故下文只言有無也或引無極太極爲說殊覺比擬分也者人也有不分者天也辯亦然聖人順天而不立我故懷之衆人有我而不知天故辯之故曰辯也者有所不見而然也天府者萬物皆備於我也山毫彭殤之同性各足也其異者質也理一分殊可槩此篇之旨矣末引堯事證物我對立是非藂生好惡斯起也蓬艾之閒蔽於慾而不向化也德進於日則太虛其量天光其照又何

物之不齊也哉庸齋謂子游亦有造理之見故以三籟啓其問初言萬竅後止一木舉一以例其餘也此段只說地籟却含天籟意其發若機栝謂言不虛發如射者主於中的也詛盟言勝心留戀不可解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也鷇者鳥之初出卵者也鷇之爲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與鷇音同也大道本無眞偽至言本無是非眞偽起於偏見是非起於自誇小成一偏之見也榮華自相誇詡也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若欲一定其是非則須歸之自然之天理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也若能渾人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指點籌馬之喻只是不能虛以用物彼我立而是非起物論所以不齊也可乎可以下即聖人因物之故而撫之之道循其自然而至於不知其然此之謂道也但

公之謂名異實同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
兩行者並存也是非起於私心道始虧發然
以造物觀之何成何虧此一段固是自天地
之初說來然會得此理眼前便是且如一念
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
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物我便是有對因物
我而有好惡便是有是非於此同思但見胸
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
無事何嘗有成虧鼓琴之喻最爲親切自物
無非彼以下至非亦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
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
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
今且有言至於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爲是
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
不類乎此是莊文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
換頭又唱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前後
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是
類與不類皆相類其意蓋因把他做我看把

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意曰嘗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一生二二生三千萬億兆至於巧曆所不能筭當初只因無字引起至此況自有而生有乎惟無適爲是無適即因是也春秋一句言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推其不言則爲至言才到分辯處便非一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既說大道不稱五句下面又解一轉見其無迹也若稍有迹即入驩虞而非嗥嗥矣天下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爲知而止則爲知知之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人能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天府天理之所會不容加損也至理無終始故曰不知

所由來此林氏優於諸家之訓但於地
所曰未聞文曰聞遂一忘言之義未聞
義海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
其爲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眞我存焉動
不然照之義子游請聞其方答以大塊噫氣
特詳以地籟而已洎再請子綦乃曰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己也至此始泄天籟眞機惜于
子游知形可槁心不可灰之爲眞我而弗悟
此即籟之天也心爲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
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
不必見於聲而後爲籟也君可端拱無爲不
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
心雖無聲而有聲者存乎其中如鐘鼓在懸
不待扣而後知其有聲昧者泥夫形相之起
滅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動有寂
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眞宰眞君實聲聲
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矣百

姓日用不知與接爲構消神勞精而病物之不青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倘能反而求之得其歸趣則內揆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處安有不齊者哉積考大塊之旨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文云天也按本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謂其猶橐籥乎是也闢闔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振發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成暴戾者及其機停籟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眞人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爲至論而所以起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慮嘆變慹姚佚啟態八字眞人矢口成文他書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既往則改易舊事慹則屈伏不伸據慮嘆疏釋

善而變慹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專
躁而務作爲慹慹則畏懼而不敢動慮盡經意
云又既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則開張情欲
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上文今擬解云姚
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
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狗物忘己
者一念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
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
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忘不
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烝而成菌幻塵泡
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之懷當知有湛
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此擾擾特其變境塵
緣偶遇識破即空反究我之與物宗於本無
暫寄世間姑酬宿業思所以解脫根於厚地
集氣母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
處囂塵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成心者
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
傳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成心

緒有見不虛意必固我之總名未成心則眞
性混融太虛洞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
惡矣參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成心即當
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
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袪前惑未
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自物成心即師而
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
是故對物則意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
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度者若曰
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爲未有不因物而生者
心離也離主乎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而後
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
猶不若無心無爲況麗物而爲惡乎關尹子
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彷浮浮然
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
求之有餘師矣知音智與音預知代而心自
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收於道以

為成心者也彼我異懷是非互指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亙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眞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日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一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為一也凡得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契之以一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與古之人貴眞知而遣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眞全

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
其虛明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
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
又重提明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
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後乎無物何成
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超乎形
聲度數故不進乎成虧技策謂以杖擊樂據
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
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惟已好之又將以
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
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緒終身
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爲
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爲是
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
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
所圖爲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
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凡天下之
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

不能無限若以虛空詮體斷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嘗無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稟此性何嘗無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葢未嘗不一也故反覆互言以破世人執著之見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粟珠容黎土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空秋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柰何世眼徒見萬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滑如水赴壑莫覩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皞皞熙熙共樂清靜則羲黃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今之辯哉並生爲一大槩與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

若反可與知者道也堯欲伐宗膾胥敖似與上文不貫然句有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事不經見無所考訂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對有常有畛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後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目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知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議論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同是則有所[illegible]）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他不知乎外亦不知於內乎）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无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通義 諸解性同情異未[illegible]之成說而不體察也體用一原[illegible]不二若其情可以為善是故人物所[illegible]同者形質而欲識因之識因於形則性逐於識矣而所以為知覺者遂有不同而其所必同者無所思而知無所觸而覺是也故曰性一而識

專一無而萬有惡能知其辯以上解不知同是句大澤以下解不知所不知句若然以下解不知物無知句所謂神矣者言其與萬物同體而無礙也此倪辭至人之稱而有不得不任之意若同是之問不知之對即是上文知止其所不知之旨處味色三節是非物我之喩也不熱不寒不驚非游心於無物之始者不能

總論 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喩人鳥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眞知所謂不知豈眞不知哉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旣有言矣如知何日

舍多知而求所不知因有言而究所未言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耶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无謂有謂有謂无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

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

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

疏 此言學者所造有淺深施教者當迎其機而養之不當逆其意而沮之不從事於務言君子惟知盡心不滯於所務之事猶言不器迹緣道以道爲美因循而行之由於聞見不由於衷猶日行仁義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此瞿鵲謂我以此爲精微之造而孔子不許何也丘何足知此長梧歸瞿鵲之疑而獎進之也黃帝聽熒正許其妙道之見下文固哉之貶言孔子未了教人太拘泥也皆所以誘瞿鵲而通孔子未發之意太早計正孔子以爲孟浪之意雖不竭炙早計之驗也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之言今汝行乃務爲旁日月挾宇宙大而無歸之事乎世爲其心之所安置其心思所不明者而已猶日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弱喪少年去其鄉里也大覺者通晝夜之道而

[illegible]惺惺者也大夢則世人皆是也以為[illegible]
以為妙道以為黃帝聽瑩皆是夢者此樹[illegible]
瞿鵲許多聞見使其一疵不存而還其太虛
之體也故結以寄寓於无而止无竟者非竟
於無所謂無無也若曰無物之境則物之外
尚有無無在非所謂天倪塵垢之外也則適章言
物各付物自無不齊之可論也又齊謂前面
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抑又把前頭死
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至使我與若辯
至待彼也耶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
謂利害之端也天倪即天均和者因是而已
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也亦適
[illegible]聖人無為任物自為故利害莫得而及
非有心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而道
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有謂也言而
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埃之能染
哉此瞿鵲平日聞於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
自以為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

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于亦
未盡知之況汝蹊覆未充徒僕美其美是爲
大早計猶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也
于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爲何如旁日月挾宇
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爲常未
易語此倘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
是要在審其胎合自然者爲之滑潛於俗者
置之從徽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
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
矣衆人麻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
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
然統備無令古而忘死生人不獨善而已
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
天地並生萬物爲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
者恍生惡死戚其心喜怒哀樂戚其性遂於
後文中言以彼其迷翏麗姬之先泣後悔則
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乎飲酒哭泣之
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諭世人

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而君牧貴賤於其間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是以此言達之者喜其予當迷者驚其說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嘆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本章指歸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焉瞿鵲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聲之義隱奥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言盡推窮神通化者以心獨之至理自見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化聲

之相待義同前後互發明耳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蜩翼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illegible]周兩影邊之餘輝周夢爲蝶日昔者則非今日之夢矣可以見其平日無求無患之志蝶夢爲周此身或者原是蝶今爲周之覺乃蝶之夢乎末句萬物之生死變化往來理無不然嗟乎有生之類影而已夢而已是非之辨達觀者其將謂之何

[illegible]蛇蚹蜩翼或謂蛇蛻甲者不若蛐[illegible]翅翼之說爲優蓋蛇藉以行蜩藉以飛喻人身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辨論卒歸無待而止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然則有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人能反究至無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豈罔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篇有衆罔兩問影章喻

世之迷者蓋多故不一言之有云予蜩甲也蛇蛻也與此蜎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爲胡蝶何耶蓋借覺夢以並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爲當生而憂死當死而羨生乎蝶之爲物無巢穴之營無饑渴之患栩栩翩翩遊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爲至樂篇載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則亦出於草化莫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翱飛中之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爲之夫人人之與物形分多類咸稟自然自自然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故非蝶夢覺各不相知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率齊於化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之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鼓

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爲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文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爲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夢與覺既有論之者必有知之者

褚氏總論孟子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而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爲許子言之耳泥孟子之所言者情莊子之所言者理理一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三子問[illegible][illegible]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推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紜紛榮謝萬變自形

消息自消自息辜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
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
也猗能窕夫人籟地籟之所由衆則天籟
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衆竅比竹
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
言覺夢成心言吹可不是非方生方死無
與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志而彼自化風
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
不齊齊之誠詭譎惟道通為一有不待齊
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芧喜怒所由生昭
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以
化物何塱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
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爲
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此又散而不齊者
先也惟造乎未始有物註酌無方以大覺
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聚天下
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

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太易所謂神潛於忧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物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大是之謂大齊

○**總義** 篇末兩段文奇意硯使物論不待齊而自無不齊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者殆幷空言矣金剛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此篇足以盡其義

莊子內篇第一卷終